

Art

新艺术

A
New
History

[英] 保罗·约翰逊 / 著
(Paul Johnson)
黄中宪 / 译

的

故

事

III

中信出版集团

新 艺 术 的 故 事

Art

A
New
History



黄中宪 / 译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艺术的故事:全三册/(英)约翰逊著;黄中宪
译.--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9.1
书名原文:Art: A New History
ISBN 978-7-5086-6496-5

I. ①新… II. ①约… ②黄… III. ①艺术史-世界
—通俗读物 IV. ①J110.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0749号

ART: A New History

Copyright © 2003 by Paul Johnson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书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

新艺术的故事(全三册)

著者:[英]保罗·约翰逊

译者:黄中宪

出版发行: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43 字数:785千字

版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01-2013-3992

广告经营许可证: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ISBN 978-7-5086-6496-5

定价:238.00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author@citicpub.com

导 论 了解艺术史 V

01 洞穴绘画和巨石建筑 001

02 古埃及艺术及其风格的起源 018

03 古近东地区的宫殿艺术 044

04 古希腊艺术：理想主义与写实主义 068

05 古罗马艺术：混凝土造就的艺术 124

06 一神信仰之下的长方形会堂、清真寺、坟墓 165

07 黑暗时代北方民族的创新活力 214

08 大教堂艺术的极致 254

- 09** 基督教影响下个人创意的兴起 305
- 10** 希腊罗马文明的再发现与转变 343
- 11** 雕塑艺术的极致 389
- 12** 意大利的画坛巨匠 423
- 13** 罗马的艺术巅峰及其混乱的余波 469
- 14** 17 世纪的新写实主义 533
- 15** 第一批伟大的风景画 559
- 16** 西班牙艺术的黄金世纪 587
- 17** 荷兰艺术臻于“专业艺术的完美之境” 625
- 18** 城镇、府邸、教堂、庭院 677
- 19** 18 世纪艺术的光华与奥秘 712
- 20** 古典复兴和宗教复兴 790
- 21** 印度、中国、日本及其艺术和东风西渐 823

- 22** 向全球扩散的水彩画 869
- 23** 浪漫主义艺术与历史 921
- 24** 描绘美国山水与奇观的画作 967
- 25** 俄国艺术的迟缓到来与荣耀 1010
- 26** 19 世纪艺术的内在冲突 1031
- 27** 工业世界下的艺术与现实 1085
- 28** 摩天大楼、新艺术、装饰艺术 1117
- 29** 时尚艺术的开始 1164
- 30** 原始艺术的复苏 1220
- 31** 意识形态艺术的法则及其肆虐 1244
- 32** 21 世纪艺术的危机与转机 1275
- 附 录** 图片鸣谢 1342

浪漫主义艺术 与历史

浪漫主义艺术是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主流艺术形式，但该艺术形式不纯粹是一种现象，而是由宗教、民族主义、文学这三大成分交织而成的。当时，德语系地区的日耳曼艺术经过长久的蛰伏，开始复苏，而在浪漫主义艺术中，该地区的创造力最为突出。

1809 年，弗利德里希·奥韦尔贝克（Friedrich Overbeck，1789—1869 年）与一群信仰基督教的画家，在维也纳创立了圣路加画家同业公会（Lukasbund），以重振中世纪艺术的理想。这个理想是以他们对文艺复兴之前的，意大利作品的研究心得为基础的，为进行这项研究，他们前往罗马，并被嘲笑地称为“那撒勒画派”（Nazarene）。奥韦尔贝克的代表作取名为《宗教在美术上的胜利》（*The Triumph of Religion in the Arts*，现藏于法兰克福国家艺术学院），确实是饶富深意的。

早在 1560 年就停工的科隆大教堂在此时的重建，是这个艺术形式的一大象征。这时，这个教堂有多处只覆有临时的屋顶，还有一些地方连屋顶都没有。德国艺术圈于是兴起一股完成此大教堂的风潮，许多人自告奋勇地投入这一工程。该工程于 1823 年展开，

其施工进度平稳且持续不辍。此教堂的广阔内部于1860年完成，它的最后一块石头于1880年放置在约高150米的西南塔尖顶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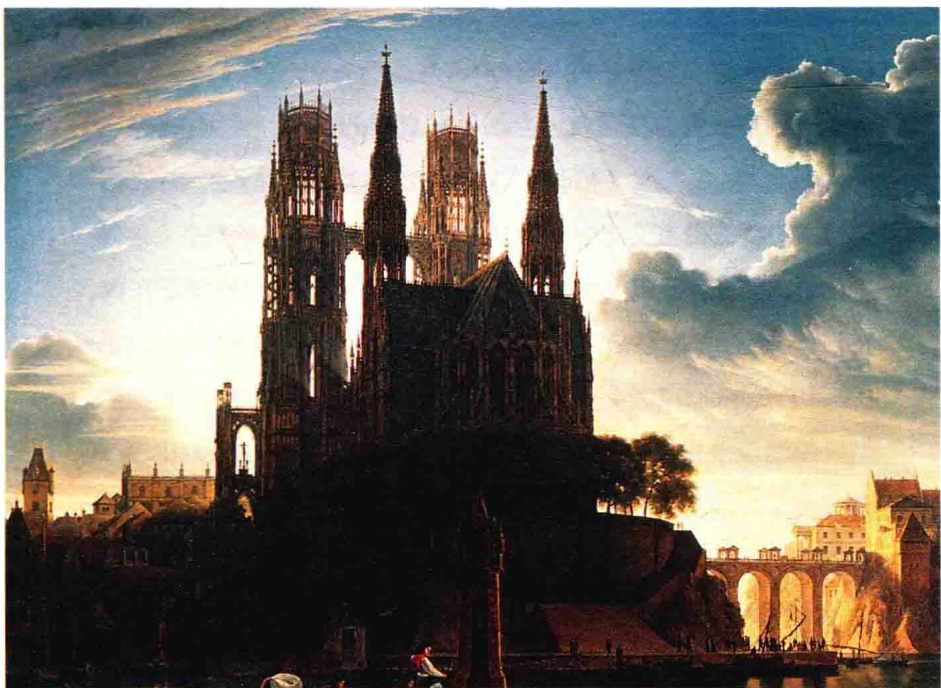
哥特式外形的形体，特别是塔尖顶，成为德国艺术的突出象征。先前我们已探讨过，建筑师暨画家申克尔，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在柏林创作的作品。但这时，他也成了狂热的哥特式艺术家。

在想摆脱拿破仑一世统治的“解放战争”期间，他画了两幅出色的哥特式风景画，即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的《大教堂》（*The Cathedral*, 1811年）和慕尼黑旧绘画馆的《水边的哥特式大教堂》（*Gothic Cathedral by the Water*, 1823年），借以驳斥哥特式风格是野蛮粗俗的这样的观念。在这里，他将哥特式风格标举为具有美感的理想外形的，并且是基于德国文化的一种风格。

申克尔作为这一艺术形式的理论建构大将，设计和营造了多座哥特式教堂，出版了论文集《哥特式复兴》（*The Gothic Revival*, 1829年），并编纂了数部哥特式基本图案与设计的手册，以供受雇于中欧各地建造哥特式新教堂的工匠和建筑师使用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申克尔所设计的“解放战争”死难者纪念馆，虽然外形是哥特式的，但细部有多处是古典式的，因为古希腊理想仍是这一项艺术形式的主要成分之一。

德国在决定建造自己民族可引以为傲的纪念性建筑，纪念历来的民族英雄时，选择了帕提依神庙作为模板。这类纪念性建筑是当时新兴民族主义的特色表征之一。

当时，法国人有先贤祠，苏格兰人有爱丁堡卡尔顿丘（Calton Hill）丘顶的神庙，同世纪更晚期，美国人有了自由女神像，意大利人有了罗马的维克托·埃马努埃尔纪念堂（Victor Emmanuel



申克尔运用其建筑技巧，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幻形象，有特别光线效果的《水边的哥特式大教堂》就是其中一例。

Monument)，英格兰最接近此范畴的建筑是特拉法尔加广场（Trafalgar Square），西班牙人则在 1950 年后，由佛朗哥将军在马德里的郊外营建了断魂谷（Valley of the Fallen）内战死难者纪念堂，这才填补了这一个缺憾。

这座仿帕提依神庙的德国宏伟建筑，是由莱奥·冯·克鲁泽（Leo von Kleuze，1784—1864 年）设计的。它建在一个高耸的山嘴崖上，可以俯瞰雷罗根斯堡（Regensburg）附近壮丽的多瑙河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在雷罗根斯堡举行登基仪式。但这个纪念堂建成时，援引德国传说中的英雄在天上的住所，取名瓦尔哈拉

(Walhalla)(德国的传说以德国的浪漫民族主义为基本精神,恣意掺杂了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内涵)。

透纳很欣赏这座建筑,参加了其启用的仪式,并将它画了下来。理查德·瓦格纳(Richard Wagner)也受这座建筑的雄伟身形之启发,将浪漫主义化为一首波澜壮阔的乐曲。

德国,事实上应该说整个北欧地区,特别是包括丹麦在内,在这时期绘画名家辈出。卡斯珀·大卫·弗利德里希(Caspar David Friedrich, 1774—1840年)生于瑞典,在哥本哈根学艺,但以德国浪漫民族主义者自居。他将这一个艺术形式化为一系列高度写实,且极其注重细节的画作。

他笔下的题材有冷杉,如现藏于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《易北河谷景致》(*View of the Elbe Valley*, 1807年)所展示的;有薄雾,如现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的《有教堂的冬景》(*Winter Landscape with Church*, 1811年)所展示的;也有基督教本身,如现藏于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《山中的十字架》(*The Cross in the Mountains*, 1808年)所展示的,等等。

他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好斗,不爱放言高论。他也厌恶群众的喧嚣、集体的束缚等。他着意表现孤独,在画作中顶多绘制一对人物,因此他独钟于海边一名孤单的僧侣、一个凝视窗外的女孩背影、凄凉山中的踽踽独行者等。例如,他的现藏于埃森弗克旺博物馆(Essen, Museum Folkwang)的《有彩虹的山景》(*Mountain Landscape with Rainbow*, 1810年),就是这一题材的例作。

他的画作常常毫无生机,而只有荒凉的大自然,如现藏于海德堡艺术馆的《山中晨雾》(*Morning Mist in the Mountains*, 1808

年)；或只有岩石，如现藏于卡尔斯鲁厄国家艺术馆的《海边岩礁》(*Rocky Reef on the Beach*, 1824年)；或只有严冬，如现藏于汉堡艺术馆的《冰海》(*The Sea of Ice*, 1823年)。等等。《冰海》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象征暨极致之作，此画中如塔尖顶般耸向空中的冰，是典型的哥特式意象。

弗利德里希的世界是冰冷的、悲伤的世界，他屡屡画月亮，却从不画太阳，还避开阳光。他的晚年在精神失常的狂乱心境中度过。

相对地，卡尔·布莱肯(Karl Blechen, 1798—1840年)则喜爱阳光与温暖。他的户外油彩素描草图是19世纪最出色的油彩草图之一，他往往速写或画于卡纸或其他纸上。就这点而言，他相当于德国的透纳。

他的作品，如在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的《宽阔山谷与蓝色山峦》(*Wide Valley and Blue Mountains*, 1829年)中，阳光创造出深蓝色的阴影，与金色的岩石形成对比。在《热那亚附近的船与灯塔》(*Boats and Lighthouse Near Genoa*)、《拉斯佩齐亚湾》(*The Gulf of La Spezia*)和《哈尔茨的博德河谷》(*The Bode Valley in the Harz*)中，他创造出色彩鲜亮、阳光耀眼的灿烂世界。这三幅作品都绘于1830年左右，且都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。

他的油彩草图现存约百幅，它们皆给予人纯净、简单的愉悦感受。在他较花工夫润饰的画作中，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的《阿马尔菲附近的深窄山沟》(*A Ravine Near Amalfi*, 1831年)一作，显示他画瀑布的本事和透纳的不相上下。而与透纳不同的是，他还有一流的描绘人物的功力，例如，现藏于施魏因富特格奥尔

格·舍费尔博物馆 (Schweinfurt, Museum Georg Schäfer) 的《泰尔尼市公园中沐浴的女孩们》(*Girls Bathing in the Park at Terni*), 就十足地展现出他在这方面的功力。

当然, 他也未能免俗得要拥抱当时的象征, 例如, 他的现藏于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《颓圮的哥特式教堂》(*Ruined Gothic Church*, 1826 年) 所展示的。他是浪漫主义者, 而浪漫主义是当时的主流艺术形式。但基本上, 他是热爱阳光下真实世界的画家, 且希望以令人愉悦的忠实, 将这世界呈现于画布之上。他的现藏于慕尼黑新绘画馆 (Neue Pinakothek) 的《建造魔王桥》(*The Building of the Devil's Bridge*, 1833 年), 就在兴高采烈地表达和煦大地给予人的愉悦感受。

这些杰出的画家就像康斯太布尔一样热爱天空, 且同样用心于研究天空。

卡尔·古斯塔夫·卡鲁斯 (Carl Gustav Carus, 1789—1869 年) 追随友人弗利德里希的理念, 为他画了一幅隽永的肖像画, 即现藏于汉堡艺术馆的《画室中的弗利德里希》(*Caspar David Friedrich in His Studio*, 1811 年)。他擅长画这些人所热爱 (有时热爱到令人恼火之程度) 的窗画 (window-painting), 但他真正拿手的是画天空。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的《雾景》(*Misty Landscape*, 1824 年) 和现藏于哥利茨 (Görlitz) 修道院的《暮云》(*Evening Clouds*, 1850 年), 就说明他非常了解天空。

来自贝尔根 (Bergen) 的挪威画家约翰·达尔 (Johan Dahl, 1788—1857 年), 也是画天空的高手。他在德累斯顿这个弗利德里希及其友人平日聚会交流之处, 结识了这群人, 并与他们切磋

理念和技法。他的现藏于奥斯陆国家画廊的两部作品，即《漂泊的云》(*Drifting Clouds*, 1835 年)和《易北河上云朵习作》(*Cloud Study over the Elbe*, 1832 年)，都是艺术杰作。

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诸画家中，最有才华者莫过于克里斯滕·克布克(Christen Købke, 1818—1848 年)。在今人所谓丹麦绘画的黄金时代中，他是最耀眼的一颗星。他的父亲开烘焙店，他天性早慧，12 岁就进入哥本哈根艺术院(Copenhagen Academy)，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北欧地区的画家一样，急急地前往意大利学艺。

返国后，他画了一系列的景观画(其中有些是油彩草图)，也就是以腓特烈堡(Frederiksborg Castle)为主体的系列画作。这些画呈现出不同时分、不同气候、不同光线下的腓特烈堡，是 19 世纪欧洲地区最出色的系列艺术作品之一。克布克在此展现了敏锐的观察力，精湛的画艺，并深刻地呈现出当地的特色和雄伟建筑等，此三者被他高明地熔于一炉，合而为一，这令人叫绝。

仅是这些作品就值得我们亲自跑一趟哥本哈根，进行实地的欣赏，更何况在该城的国家艺术馆(Statens Museum for Kunst)，还可以欣赏到他的《晨光中的厄斯特布罗》(*View at Osterbro in Morning Light*, 1836 年)这幅迷人的街景画。在这幅画中，牛与村民在丹麦此处典型的近郊小村庄里缓缓地移动，傍晚的天空刻画优美且细节处极尽忠实(因为克布克也画过许多云朵速写，这大大有助于他的创作)。

克布克也画肖像画，以及风俗画、风景画，如树林习作等。他画的丹麦的幽僻湖泊和内陆水域，既赏心悦目又令人伤感。他

的现藏于哥本哈根新嘉士柏美术馆（Ny Carlsberg Glyptothec）的《索特达姆森的秋晨》（*Autumn Morning at Sortedamssoen*, 1838年），描绘一位在水边树下的孤单之人，它将时间、空间和大自然紧紧地融合为一体。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的热爱自然、颜料和生命，且他在每件作品中都展现出这份热爱。不幸的是，肺炎夺去了他的生命，三十几岁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

这些北欧地区的画家的令人瞩目之处，在于他们的技巧的纯熟，在于他们极用心于用铅笔、油彩做初步的素描（就像15世纪佛罗伦萨的画家注重素描这个基本功一样），以及在画作的成品中画上清楚而精确的笔法等。

他们之中，在这方面表现最为出色者，大概就是爱德华·贾纳（Eduard Gaertner, 1801—1877年）。他描绘巴黎圣母院的磅礴之作（1826年），是凡是想投身于城镇景观画这一个领域的人，都应该仔细研究的。该画的人物与石质建筑的刻画，直线透视法与空气透视法的运用，天空、光影的捕捉，皆属一流；整个构图让人一眼就能进入画的中心。它还以高明的忠实，具体而微地呈现出复辟时期的巴黎。

贾纳能让建筑显出生命，赋予其性格乃甚至伤感之情。他的现藏于波茨坦无忧画廊的《柏林宫中庭院一角》（*Corner of the Courtyard in the Berlin Palace*, 1830年），刻画光影下的石头，这类题材不被看好，他却能在这平凡中营造出诗意。

即使是他的中规中矩地描绘地貌的画作，都能让人生发特别的感动，例如，他在1836年的轰动之作《从某教堂屋顶见到的柏林全景》（*Panorama of Berlin from a Church Roof*）中，所呈现

在当时的《巴黎新圣母院路》(*Paris, Rue Neuve Notre-Dame*) 中, 大概是德国最伟大的城市画家贾纳, 从罕见的角度呈现这座大教堂。其中的光线安排非常巧妙。



出的从腓特烈韦德教堂的顶上所见的全城风貌, 就给人这样的感受。这件大作是由六幅画组成的, 如今只剩下三幅, 其中可以看到画家本人的小孩子在教堂的屋顶上攀爬。他们的身子泛着光亮和色彩, 而这使当时最冷酷的城市柏林变得几乎有如天堂。

他针对这座普鲁士首都和该城的重大活动画了一些出色的作品。如今, 它们可见于夏洛滕堡宫殿 (Charlottenburg Palace) 的申克尔馆 (Schinkel Pavilion)。在这之前, 没有哪座城市能有画家以如此忠实的手法记录下其市景。

卡尔·哈森弗鲁格 (Carl Hasenpflug, 1802—1858 年) 与贾纳在风格上有不同之处, 但他们相得益彰。哈森弗鲁格可能是当时画教堂的第一能手, 他的现藏于柏林国家画廊的油画《波茨坦的盖里森教堂》(*Garrison Church at Potsdam*, 1827 年) 为铜版油画, 它在阳光下闪亮耀眼。这是一幅壮丽的宗教作品, 振奋人心, 且让人不由得对它祈祷, 它无疑也是精湛的艺术作品, 而这些孜

孜孜作画者均自豪于自己的技巧。

在这些年里，成就最高者，大概是约翰·埃德曼·洪梅尔（Johann Erdmann Hummel，1769—1852年），他为1832年的柏林艺术院展览，创作了一件由三部分构成的逼真杰作，即使从19世纪写实派画家的标准来看，这都是难得一见的杰作。当时，柏林出资制作了一件巨大的花岗岩盆，放在申克尔所营造的新艺术馆的前面，而洪梅尔这件杰作描绘的就是该花岗岩盆磨光、竖立的情景及其所在位置等。

这件作品哪里带有浪漫主义？这个问题反倒较难回答。事实上，这类标签，就和艺术上的其他所有的标签一样，全都经不起仔细的检视（无一例外）。艺术家是独立自由的个体，他们遵照自己的兴趣行事，岂是任何框框所能局限的。德国浪漫主义艺术作品，在乍见的表象背后总是蕴含着更深层的含义。即在逼真、写实的背后，有着数潭幽暗的心灵之池。

在这些天赋禀异的人中，有太多人的命运多舛，这令人闻之心悒。性情开朗的布莱肯后来发狂，年轻早逝，克布克也遭逢同样的命运。活着的人则往往在生前默默无闻，死后经过数代，他们的作品仍被湮没在世人的无知中。纳粹当政时期，出于不当的理由，弗里德里希曾短暂重获重视，但他真正受到重视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。如今，这些北欧地区的艺术家被归为一个成就斐然的画派，此举自有其合理的根据，但基本上，他们是各不相同的独立个体。因而，我们应该从他们独立大师的身份上，看待他们每个人的作品。

所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艺术家，都曾用心地研究过去，特别是

中世纪那段过去的历史，这点务必切记。

维克多·雨果（Victor Hugo，1802—1885年）就是其中的典型。他虽然主要是个作家，却也是富有想象力的出色艺术家，他以一般的墨水或乌贼墨画的速写多达数百幅，它们常被用作他个人著作的扉页或封面或内文插图，且他常用深暗的幻象为速写中有力而富于诗意的人物增色。他竭力想让中世纪复活于男女老少的心中，而在《巴黎圣母院》（*Notre-Dame de Paris*）这类著作中，他几近实现了这一个目标。圣母院大教堂本身就是他写的真正的英雄和主人公，它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，就相当于科隆大教堂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的。

雨果在虚构世界里的作为，是由教堂修复大师维奥莱·勒·杜克（1814—1879年），在现实世界里努力地予以落实的。这位杰出的学者暨建筑师，不仅写了《11世纪至16世纪法国建筑辞典》（*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'Architecture Française due XIe au XVIe Siècle*，1854—1868年）这部巨著，还是法国古迹维护与管理部门所雇请的资深专家。法国大革命期间，革命者摧毁了许多中世纪的建筑，损伤的更多，法国中世纪遗产在这时已是满目疮痍，惨不忍睹。

维奥莱·勒·杜克参与了将近1000件的古迹修复工程，他让一些重要的建筑，如圣马德莱娜（St Madeleine）教堂和韦兹莱（Vézelay）教堂等，免于被拆毁的命运，更在数百件重要的建筑上留下了他的修复痕迹。他也将它们素描下来，完成了将近250幅美丽的地景素描，此举为法国的建筑遗产完成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勘察。